

皇朝編年備要

二十五



皇朝編年備要卷第二十五

九三年

哲宗皇帝

起戊寅元符元年  
止庚辰元符三年



**戊寅**元符元年春二月罷翰林侍講侍讀

學士○三月建懿親宅

以處五王

內臣陳衍抵

死

紹聖初追貶司馬光等張商英又言內臣陳衍乃陛下家奴敢與宰臣交通干預大政劉摯未除相蘇頌未罷

相前十日人已知之其姦狀明白乞流配海島詔除名白州編管三年又以其與州官往來配朱崖軍至是蔡京安惇寃治到前皇城使張士良所言陳衍事狀乃奏云司馬光志先帝厚恩弃君臣大義乘時伺便冒利無耻交通中人躡取高位姦黨交締蹤跡跪秘又曰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蓋至今日其惡遂彰大逆不道死

有餘責所有陳衍罪不在赦上曰陳衍朕親見之不

章惇

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

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

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事欲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郝隨覘知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庶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誣宣仁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復列鼎鑊刀鋸置前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

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博無如之何但以陳銜罪狀塞詔宣仁追廢之議由是得息而博卞終不釋然○蔡京安博進呈劉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博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 夏四月邢恕罷

自中丞出知汝州恕每登對必移時章博疑其傾已排而出之○十月中書言恕元祐初上書言王安石呂惠卿之姦又稱宣仁后有宗廟大計旬日固已先定之語於是徙知南安

### 建顯謨閣

藏神宗御集○崇寧元年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

### 復汴河堤

### 岸司○五月朔御殿受傳國寶

初咸陽民段義郊居因造

屋斷地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甚瑩色正綠御史臺主簿李公麟以為璽文乃小篆為鳥魚狀蓋李斯所篆又云初學記云藍田之玉如藍故謂之藍田此真秦寶也蔡京等欲以五月朔大朝會受傳國璽上許之三省未知也

要火五

及詔如所請章博大駭然不復敢言聞者哂之

### 六月改元

初議改元上謂輔臣曰前代元鼎之類皆

明白如何章博曰元符最好其次有真符寶符皆不及兼寶字皆先世末歲所稱如天寶皆是上曰如此即且作元符曾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則元符亦不甚佳上默然

### 置看詳元

### 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博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

於熙豐之間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博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博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博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已伸雪復改正

### 秋七月地震○八月嚴

### 選用召對法

詔自今三省樞密院擬進在京文臣及武官橫班使副諸路監司帥守並召對

元符元年

# 嚴起復命

詔非管軍邊任不許起復三省言駙馬都尉郭獻卿卒哭當赴復上曰不以金革從事而

起復雖有故事非古也其除之

# 九月復竄鄭俠

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監安上門鄭俠

上言謗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聖不當及王旂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於此時詔元祐旨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俠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抗存並降監當

# 賜故相王安石第

就京師賜第百間

# 冬十月夏人寇

# 邊

渭川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畧章築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

成爲第十一將以戍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知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寇名阿理妹勒

備軍六十五

都連二人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爲邊患章策謀知其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盩厔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也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博等皆曰此奇功也上乃御紫宸殿受百官賀左正言鄒浩言涇原擒到西夏統軍等人孰不稱賀然兵家未勝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勝爲難知決勝於前而不知持勝於後將有奔前功而招後患矣明年進窠等秩其餘賞賚有差

# 范祖禹卒

于

州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措隱在邇英守經据正獻納尤多嘗讀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上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及講間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自以爲不及也

# 十一

月甲子冬至郊罷合祭

先是紹聖三年春詔復罷合祭大禮之歲親祀地祇

於北郊其年六月詔立北郊齋宮

十二月澶州河溢

**己卯**

元符二年春三月遼人請緩夏師

使遼

蕭德崇等見上遂言北朝皇帝干告南朝皇帝西夏事早休得即甚好上令吞之曰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其國書畧云粵惟夏臺實乃藩輔累承尚主迭受封王近歲以來連表馳奏稱南兵之大舉入西界以深圖懇求救援之師用濟攻伐之難理當依允事貴解和蓋遼之於宋情重祖孫夏之於遼義隆甥舅必欲兩全於保合豈知一失於緩存而况于彼慶曆元豐中曾有披聞皆為止退寧謂輒違先旨仍事遠征儻敵議以無從慮造端而有自報書云惟西夏之小邦乃本朝之藩鎮曲加封植俾獲安全雖於北嘗與婚姻之親而在南全居臣子之分含容寢久變

情要六十五

9

詐多端爰自累歲以來無復事上之禮賜以金繒而不足進之封爵而愈驕殺掠吏民圍犯城邑推原罪惡在所討除聊飭邊防稍修武備築據要害控扼奔衝輒於去歲之冬復驅竭國之衆來攻近寨几涉兩旬自取死傷數以萬計糧盡力屈衆潰宵歸更為詭誕之辭往求拯救之力狡獪之甚於此可知采聽之間固應洞曉必謂深加沮却乃頌曲為勸和示以華絨將之聘幣禮雖形於厚意事實異於前聞緬料雅懷誠非得已願於信誓殊不相關惟昔興宗致書仁祖諭協力蕩平之意深同謀外禦之情至欲全除使無噍類謂有稽於一舉誠無益於兩朝祖宗貽謀斯為善美子孫繼志其可弭忘今者詳味縉緯有所未諭輒違先旨諒不在茲又回白劄子畧云夏國犯順罪惡如此北朝所當共怒兼慶曆皇祐間興宗屢嘗致書仁廟至有熟料凶頑終合平蕩等語且言北朝興宗敦篤篤勸和情義兼至方夏人有罪則欲協力討除及西征勝捷則持書相慶慮彼稱臣修貢則欲當朝勿賜允從今來兩朝歡好加於前日乃以夏人窮蹙之故詭辭干告既

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恐與昔日興宗皇帝之意稍異竊料北朝臣僚不曾檢會往日書詞及所立誓約間達仍詔遣郭知章報聘初德崇堅乞於國書內增休退兵馬還復土疆等語往復議論卒不從之德崇留京師凡三十七日乃歸

## 五月以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

宰相章傳以涇原路建西

安州及天都等寨諸路築據要害邊面各徑直相通率百官賀於紫宸殿制荅曰夏羌弗庭命將進討復我境土據賊要衝道阻悉通邊防永固與卿等內外同慶德音降陝西河東路死罪囚流以下釋之差官奏告永裕陵。先是曾布言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幅員近千餘里當時熙河山是木征地今開拓乃夏國地兼據險要並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當恭順則已更作過則趨靈夏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涇原亦無由開拓今徑據天都涇原自汝遊建城寨至會州故兩道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在腹裏兼先帝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

續通志卷之六

五

州乃成先帝之志上喜曰蘭會方為漢地如此固當稱賀布又曰熙寧建熙河路以熙岷通遠軍為一路此時尚未得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又曰西安會州皆漢地亦當告陵廟又曰諸路所築凡四十餘壘皆畢未論諸路只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幅員蓋千里河東鄰延環慶邊面亦各相通此誠非常不世之効此番赦詞當從政府草定恐學士命詞不能盡朝廷意又當明示以休息兵民之意不惟慰安民心亦足以釋二虜之疑也上許之赦文有討叛興師蓋非得已息民偃革將自于今之語布所草也章傳進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王履皆二等。先是夏人三遣使至鄜延而謀言梁氏之死乃北虜遣人醜殺之使乾順自管國事呂惠卿以謂若誠有之則北虜欲西人之歸已可知我若應荅太迂所求難與則是怒彼以堅之北歸而畫河為界必無聽從之理乃上疏曰西人之所以有河外者以有河南為之限所以有河南者以有橫山為之阻今若畫河為界則皆失之彼豈不思一葦可渡而據山之險他路臣不能

知如本路所築九寨與暖泉金湯二寨幸皆就緒東西殆千里而新築之外更拓二三十里以爲堡鋪則形勢膏腴占據殆盡乾順因其母死歸咎姦臣殺之以謝罪而請入貢則我雖未能一幸而覆巢穴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是春夏人又四遣使來其辭滋恭朝廷亦得其近上首領道其密謀以爲急則納土北歸遂命惠卿說諭漸示接納

**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於是吳安持等三十人降

責有差以元祐間主

**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

回何東流之議也

國於是錢羅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畧司屬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畧使孫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厚韶子也既而河南酋長邊廝波結以講朱一公錯鑿當標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曾布對上曰先帝初以熙河洮岷爲一路今方得洮又以熙河蘭會爲一路今方得會陞

下威靈所及遂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於是贍等師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孫路知贍校擒難制使總管王慤爲將而以贍副之故其渡河贍爲前鋒慤策應於後贍將趨邈川忌慤分其功給慤明朝食畢乃發慤以爲然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慤徐覺之整陣而行日午始至贍已據府庫舍慤於佛寺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邈川古湟中之地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於是孫路請建爲湟水軍路既怒贍而慤又以贍據府庫事訴於路故路專右慤而奪贍兵權屬之而贍所請輒又抑不與專委慤至河州又與同還熙河而留贍屯邈川○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蓋其始也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中而章惇主王贍夷青唐末而蔡京主王厚復湟鄯遂建熙河一道郡縣而置之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及金戎得秦

**八月太原**



地震○復會州

修復會州以知鎮戎軍姚雄為知州

安化蠻寇

邊○賸征降隴撥入居青唐

賸征為其下所逐徙居青唐新城尋

削髮為僧至是領眾趨宗哥城王愍受其降賸征既降其首領籤羅結與心牟欽檀迎立董檀踈族溪巴溫次子隴撥為

主入居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時中宮久虛上屬意賢妃

劉氏令左僕射章惇以兩宮意撰一詔進入惇即撰皇太后手詔有非此人誰可當筆語內侍劉友端書之於是三省樞

密院上奏乞立中宮上遂出惇所擬太后手札以賢妃為皇后

隴撥以青唐降尋

改為鄯州

心牟欽檀籤羅結幽隴撥於別室遣使詣王贈通欵贍舉兵至青唐隴撥出降贍引兵入

城○閏月改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宗哥城為龍支城並隸隴右以廓州為寧塞城

毀元祐碑

清要廿年

七

刻

從通判潭州畢漸請也

竄鄒浩

時為右正言上疏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湏而成者也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

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太后郭氏與美人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陛下以罪

廢孟氏與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推治天下至今疑以為與賢妃爭寵而廢若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

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皆料必以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

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而譴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則不免上累

聖德豈不惜哉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初浩過穎昌見其友田晝言得罪之由留三日臨別

浩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沮士所當為者

元符二年

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嘆息曰君之贈我厚矣編修官張庭堅見曾布極言瑤華無罪而器浩之直且曰今日朝廷逐諫官樞密何不力救布但唯唯韋溥覆奏貶浩。十一月蔣之奇落翰林學士呂嘉問落待制葉祖洽罷吏部尚書並補外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鄒浩語言交通也王琳吳師禮李友諒陳舉朱紱傅楫胡安修范致君王溥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庭堅畢漸蔡階范致虛蔣求葉承各衝替坐以錢銀遺浩且致簡叙別也

### 冬十月諸羌復

### 叛立小隴拶

時心牟欽攪結山南諸羌悉叛圍鄯州

九人及城中諸羌甚衆羌人又圍湟州王愨擊敗之又圍宗哥城凡十日而解是月洮河總管苗履秦鳳總管姚雄及將高永年破籤羅結于青唐峽羌人霄潰屬羌郎阿章因河外叛率鬼臚族拒官軍熙河經畧胡宗回遣河州都監王吉將五百騎討阿章全軍陷沒又遣開封第八將魏釗討之釗亦敗死種朴時守鎮戎軍宗回請以朴知河州朴到州方三日

備要廿五

宗回檄朴討阿章朴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徐之而宗回檄日五七下朴不得已而行羌知朴來設伏以待朴逾一公城墮羌伏中羌望見朴中軍旗幟自高岡以勁騎橫突之山間路狹首尾莫相應朴為羌刺死以馬負尸去羌乘勝追北我師遇隘不可兼行羌以萬騎來薄有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有六七羌人厚甲馳騎而來舜臣曰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今不先發吾軍咸死於此矣乃宣言曰今取最先行者引弓一發矢中其面三發殞三人餘三四人返走皆貫其背萬騎洵懼不敢前舜臣因得整軍向敵湏臾羌復至舜臣自申及酉發矢千餘無虛發者而舜臣亦血殷至肘矣一公錯鑿講朱當標四城咸在重山複嶺中崖壁阻峻惟微徑僅通人行羌既反乃於阻峻處以水澆道滑不可登故漢兵三入三敗熙河將士奪氣無敢復言戰者河岷及諸城寨堡日虞羌至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籤羅結等共立小隴拶為主溪巴温第三子也先是朝廷已受賀章悖白上將乘兵勢滅夏國而湟州告急悖意沮又云當復以青唐與溪巴温既又

聞朴死上下惶駭自經營鄯湟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  
民由此大困而湟州歲費三百餘萬緡。涇原經畧章案既  
應詔發兵將赴熙河即具奏曰苗履姚雄等統兵在邈川等  
處已五十日兵士暴露未有解嚴之期如李忠傑之子世恭  
知河州種朴皆已陷沒其它所聞甚多不得不詳悉逐項開  
說一日聞青唐道路山谷險峻或言有至險處為棧道通行  
自河州至青唐約四五百里此後屯戍兵馬既多不知用何  
人般運糧草應副歲計乞詔有司約計彼處屯數人馬數目  
并計道路遠近般運合用脚乘雇賃錢物及如何措置經營  
般運并歲計合用若干錢帛糧斛指甚處所應副見今有備  
與未有備每歲朝廷合添賜若干錢帛一日伏見興兵以來  
陝西府庫倉廩儲蓄一空前後撥賜內藏金帛不知幾千萬  
數而陝西日今處處關乏糧草轉運司亦無從出惟是行移  
公文指空畫虛臣竊恐內帑金帛亦自有限今又收復青唐  
等處大興工役恐非陛下意一日紹聖四年以後諸路興兵  
更出迭入未嘗休息臣不知它路且以本路言之開春即經

續要六二

九

營進築三月末調發兵馬四月初築西安州天都臨羌等寨  
五月半間分屯六月又調發進築定戎寨七月下手工役未  
了又移兵應副進築會州至八月二十間方回空闕日月又  
修置正原等處堡子及日近添築烽臺移置堡鋪指立界堠  
連綿興役未嘗休息今又差發五千人赴熙河救援臣勘會  
每一出師士卒病患死亡及將帶衣甲逃走數目不少臣為  
邊臣實難言之然皆係  
**十一月立州學三舍法**

諸州致教授廡依太學選補學生歲貢上舍一人內舍二人  
又詔諸路各選監司一員提舉學事仍令逐郡知通專一掌

### 十一月夏人納款

先是西方之力已疲而其母梁氏死乾順乃遣人款塞告哀謝

果請和樞密院言西人近寇涇原狼狽遁歸計窮請命理難  
便收假令異日許和亦當畫河為界既而遣使三至乃詔呂  
惠卿諭以謝表止是虛文若將首謀二人先執以獻方敢受  
表。未幾復上表謝罪略曰伏念臣起國禍之基由祖母之

世蓋大臣等僭竊之事故中朝與平伐之師今母氏殞殂姦人誅竄故得因馳哀使附上謝章願追烈祖之前猷特賜曲全之大造渾通常貢獲紹先盟詔吞曰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于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與甲兵擾我疆場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姦黨戕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喜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令各據巡緝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不得出兵過界爾亦嚴戒公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結誓表當議許令收接之至是來上誓表有飭疆吏而求絕爭端誠國人而常導聖化若違茲約則谷凶再降儻肯此盟則基緒非延等語詔答畧曰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母爽約朕不食言宜諭國人求遵信誓疆界並依已降詔旨兼遼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並依漢地及本處部族有逃叛入夏國者即係漢人其餘一應約束事件並依慶曆五年正月一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備要十五

十

**庚辰** 元符三年春正月上不豫○大赦皇

上山崩于福寧殿

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

欽文睿武昭孝廟號哲宗 皇弟

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

神宗第十子母曰

陳氏紹聖三年進封端王哲宗崩太后哭謂宰執曰皇帝無子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有月疾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俱是神宗子豈容如此分別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知樞密院曾布進曰章惇未嘗與衆商量太后聖諭極當左丞蔡卞亦曰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亦助布惇默然既承命都知梁從政白召五王惇曰且召五王來看諸王尋至端王是日在假太后再遣使召且戒使若王若復辭即扶持上馬以來俄頃王至獨召入太后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

也固辭太后曰申王有目疾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太后再  
三申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為宗廟社稷計上遂即  
位○初梁從政給事皇太妃閣陰以簡王屬章惇至是太后  
以問從政從政云第問章惇后疑之問曰即惇言非柰何從  
政曰惇宰相其言安可不從后麾之去○上請太后權同處  
分軍國事太后曰皇帝年長聰明不須如此輔臣皆曰願為  
國計勉從皇帝所請**大赦**○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尋又尊  
朱氏為聖**追尊母貴儀陳氏為皇太妃**○**罷**  
瑞皇太妃

**增選卒**

知開封府吳居厚奏言陛下即位之初京城有  
妄議朝政者當行止絕乞增置八廂選卒上曰

及朕躬否居厚曰雖不敢指斥然傳播朝廷陞黜將大有二  
更張其語不根上曰如及朕躬容朕修省居厚慚謝而退

**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復鄒浩等官**

時同

坐累者王回等二十六人悉牽叙有差先是曾布言登極大  
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  
早得遷徙為賜實大兼臣嘗蒙聖諭謂鄒浩豈可置之死地  
如浩萬一不得生還於先朝亦非美事上曰浩擊惇甚力章  
疏具在惇必未肯便與移叙布曰不若批付三省不必指名  
但以大赦應牽復移叙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  
上欣納之於是詔浩復官監袁州酒稅回監泉**斥內侍**

**郝隨劉友端**

上曾諭曾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  
宇梁柱塗金翠毛一如首飾又作玉虛

華侈尤其布曰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它多不知但曾  
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宣諭曰昨日盡見北郊宮  
殿只是絲繪外面人言使了多少金也上曰不然賜茶處是  
寢殿前後殿有流盃曲水亭榭無非金翠未幾遂隨與友端  
布因問故上曰彼自乞宮觀因言營造過當曾見西北角上  
月榭否布曰亦見之既而聞承極殿後有水心殿地勢極窄

友端等造作奇巧皇太后太妃皆不曾到上一日令就彼作道場因往燒香斥隨友端不使從行既至見其侈麗可驚柱梁椽椽皆作花卉龍鳳之類塗以金翠環繞其上去梁柱皆數寸若飛動狀上令築墻隔出後苑門外仍令毀撤又詔太常少卿孫傑同內侍李穀驅磨隨友端等所領後苑造御前生活所翰林書藝局造御前生活所修萬壽觀本命等殿所收支官物仍令穀先詣逐處封鎖見在官物簿曆及拘收干係人蓋此三所前後所費尤不貲友端嘗作一屏風至用象牙二百株後苑作計料一物用金百兩却取千兩以九百兩為備諸皆類此○月臺者隨友端等所期也在大內西北隅下瞰水門上初以其華靡詔令毀撤後用日官言但改為奉仙佛像之所云○崇寧元年五月提舉後苑修造所言內中殿宇修造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片上曰用金箔以飾土不一經糜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其請支金箔內臣令內侍省重行

### 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

給事中劉拯言本朝不任外戚以政

要廿一

十一

事誠防微杜漸萬世之長策也今忠彥除門下雖非其宜比臣恐政府援以為例非國之福詔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舊德不可以嘉彥故廢宜速書讀行下○忠彥見上陳四事以裨政其一廣仁恩曰本朝自祖宗以仁德固結人心四方如泰山之安近年執政驚於功利以苛察相高政太急刑太峻豈社稷之福哉願陛下以仁安天下之心其二關言路曰諫官御史人主之耳目願陛下來忠直厚重之士親加識擢若敢言有補則行其言用其人其三去疑似曰法無舊新便民則為利人無彼此當材則可用自紹聖以來凡曰元祐之人大則投竄小則退斥願陛下惟是之從惟材之用其四重用兵曰先帝於陝西河東進築城砦數十得地雖廣而不可耕皆永興等路餉之虛內實外民力大困願陛下考用兵以來費幾千萬而所建之地收以為用者其數幾何而邊民父子肝腦塗地與官軍物故者其數又幾何則進築利害皎然見矣謂宜亟罷以惠邊民於是上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甄流人忠蓋敢言及知名之士稍見叙用矣

### 范純仁

等並叙叙

凡二十餘人悉牽復有差純仁劉奉世呂希

和禮隨安州居住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宮觀任便居住  
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程頤移廉永衡英峽等州王古楊畏  
王欽臣范純禮純粹知潤襄兗亳信等州晁補之張耒河中  
府黃州通判劉唐老武勝軍判官鄒浩黃隱黃庭堅賈易王  
回並與監當差遣○尋詔劉摯梁燾許歸葬摯燾王珪  
呂大防范祖禹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許叙復

三

月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

正言

以曾布韓忠彥等薦也上極稱浩且謂布曰浩擊章  
惇文字待降出翌日乃曰檢尋未足亦有燒毀者矣

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首孰不鼓舞但章惇蔡卞不樂耳  
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瓘夬等久當進為惇等所抑卞  
無它見人不附已者便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能也又曰浩  
來必與惇理會皇太后亦諭忠彥等甚以夬瓘差除為得人

續廿五

十三

翌日布對上謂布曰安惇昨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迹先帝非  
孝也朕咨云先朝言事官未嘗論事而浩獨敢言莫用不妨  
惇無以對面發赤而退又曰王祖道言不當差官驅磨後死  
造作等處官物亦以為形迹先帝朕咨云主掌財物不明理  
須究治何與先帝事布曰小人不悅者多此  
等語不足信更望深察上曰不足信不足信

瞎征隴揆

入見

初詔隴揆為河西節度知鄯州如府州折氏世世承

襲趙懷義為團練使同知湟州懷義乃木征之子瞎  
遣之孫消厮羅之嫡曾孫也木征熙寧間來降賜姓名趙思  
忠至是隴揆與瞎征俱來朝以隴揆為懷遠節度趙令之鄯  
州瞎征為寧遠節度○上之召對二人也因從容問隴揆以  
何術招溪巴温隴揆云溪巴温亦欲繼來但為郎阿章所制  
若赦阿章之罪招之必易上曰已放其罪矣隴揆曰臣到岷  
州當遣人諭之若不從即以兵取其首來上曰招誘為善不  
須殺也尋賜隴揆姓趙名懷德陝西運判秦希甫奏云熙河  
既受瞎征之降以兵至青唐即求喃氏之後或只今隴揆承

襲方合人心據地理從河州至湟州二百四十五里道路險隘不通車乘惟是頭口馱載人夫擔負尾吹峽中多遇寇掠道無宿頓人無飲食畜無芻秣厓到頭馱及管押之人如赴死地即令欲全而歸已是難事緣鄯州招下新羌萬餘人若一離本處皆為讎敵欲望朝廷早追隴拶及三偽公主入鄯州分付降羌令自循撫求故主温溪心之後守湟州徐議引去尚為小全之計三省進呈曾布請錄送胡宗愈及希甫體度可守可棄聞奏布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阿里骨父子篡位故逐瞎征而立隴拶邊臣因而欲有其地臣自初事即力爭以為不可及瞎征隴拶相繼出降宰相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復啓口然西蕃尋叛亦累於大行前敷陳此事本不可為但業已建置州郡頒告天下百官四方上表稱慶一旦棄之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之中但當盡力醫治拯救若鄯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洮州以相維持且以成神宗以熙河岷為一路詔旨其後賊愈猖獗至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賧同為隴右都護然

請二十五

十一

議者尚以隴拶父子恐未肯聽命亦累下胡宗愈奏希今具鄯州合棄守利害聞奏今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上曰如此行遣亦已盡矣布又曰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進築城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末作此一事至今狼狽支當不下無如

### 求直言

以太史豫言四月日食故也奉議郎鍾出美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故事以為神

考道過百王庶事具舉沒猶未久而匹夫之臣相與誣毀傳播當年曾不及中材庸主哲宗振起斯文六七年間天下大治復見熙豐之盛不折尺筭而西羌納土不勤師旅而盡復故疆若謂神考不當創法先帝不當追述則何以致巍巍赫赫之功若謂元祐改更而當則何以致官府廢墜財用匱乏京師累月冰雪河朔連年灾荒西賊長驅寇邊如入無人之境臣嘗至西塞備見元祐削弱之患直可盡傷而太息也

却

奉議郎范柔中上書言亦多詆紹聖併及熙豐之政云

### 玉器

永興民王懷所進也詔却之

### 振河北饑

詔常平司先撥賜米四十五萬石給水衣



州郡若有餘數民食尚艱即令  
減價出糶並候二麥成熟日罷  
夏四月丁酉朔日

# 有食之○棄鄯州

初瞻征徙居青唐新城為其下所  
逐尋削髮為僧及其子來降子宗

哥城首領心牟欽瓊董瓊跣族溪巴温次子也迎隴投入居  
之隴搜尋以青唐來降至是路梗羌首復共立小隴投為主  
詔王瞻奔鄯州引兵歸湟州仍諭溪巴温或小隴投依舊主  
青唐當議授以河西留後尋又詔熙河經略胡宗回追還王  
瞻宗回遣知河州姚雄發兵往鄯州四戰獲捷與瞻拔軍還  
河州詔加雄防禦使兼熙河肅會路鈐轄依前知河州仍令  
招諭郎阿章溪巴温等早令歸順方雄之出師也議者謂本  
路精兵悉在鄯州雄所將兵不過二萬大半老弱創病加以  
种扑魏釗敗亡之後兵將氣奪其勢難用第顧吐蕃出何策  
耳若塞省章之險於要害處立壘以斷我路則雄雖有韓白  
之略師莫能前更以兵守青唐宗哥安兒則瞻軍無由得出  
必堅守以待外援不至城中食盡則不戰自斃上策也若縱

要

一

雄軍深入然後杜省章之險復於安兒青唐兩隘以兵據險  
遮絕軍路雄前不能達青唐而後無援兵繼續雄度無計必  
轉戰以求生此中策也若不守省章之險於平原邀戰則雄  
軍得出矣此下策也然吐蕃桀黠之酋已盡新用人無遠謀  
其策必出中下後五日湟州報雄已度省章羌無一人守禦  
止於峽外川水邀戰我軍既出峽自嶺鼓譟馳下一擊而潰  
羌以前軍既敗悉撤諸城圍併兵迎我軍我諸城聞援兵來  
亦咸出師相應羌人腹背受敵於是雄每戰必捷直抵青唐  
合王瞻軍棄鄯州而歸屯河州自省章峽以

# 蔡京復翰

# 林承旨

京自承旨出知太原未赴有旨復職曾布力言  
京下懷姦害政善類義不與之並立上慰諭曰

太后欲令了神宗史事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太后不納  
布曰如此臣不敢安位太后曰干樞密甚事布曰君子小人  
不可同處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太后聽政皇帝踐祚  
政事皆合人心以此亦欲自竭事既一變臣何可安太后曰

不變只是教他做翰林學士了却神宗史布力陳不已太后  
曰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布曰臣為朝廷分別邪正此事  
所係不細既而報辰正牌太后又曰日色已晚遂退○時中  
書舍人徐勣亦與修史乃言正史久未成書良由元祐紹聖  
史官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  
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以致紛紛不已宜盡取大臣家  
藏記錄考校是非以成一朝大典從之○初命京校五朝寶  
訓以備經筵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祖宗寶訓已嘗進讀臣慮  
京增以已意必誤聖學乃詔前旨京尋言非敢有所改也但  
欲增神宗故事為六朝寶訓詔從之時上未有逐京意而京  
因草制得進見數為上言繼述事上嘗搖手示  
京曰朕盡解此獨母后之意未聽卿姑待焉  
**以韓忠**

# 彥為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大赦**以皇長子生也  
尋賜名栢赦書

有解網郵辜何侯終日之語范純仁等二十五人並叙叙純  
仁宮觀許歸頴昌劉奉世宮觀許歸陳州王觀韓川呂希純

要廿年

一八

吳安詩唐義問並宮觀任便居住王欽臣知穎昌府楊畏復  
官依舊知襄州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  
易並與小郡劉唐老黃隱並與堂除知軍晁補之與堂除通  
判黃庭堅與堂除簽判蘇軾蘇轍劉安世秦觀移永岳鼎衡  
州居住程頤復官任  
**安惇罷**自中丞出知潭州以其嘗  
便居住鄭俠放逐便  
論鄒浩罪惡及言浩不可  
用故也先是左正言陳瓘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  
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入心無可正救而聞御  
史中丞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舉  
之當又言惇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  
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  
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  
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叔孫  
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  
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  
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

元符三年

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所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錄國是故事上之又言鄒浩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惇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媿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為者乎極天下公議所非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改之孝以為善述者以誤朝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前奏早賜施行惇聞聖章已出亦自請去故有是命○是秋權復言鍾正甫頃為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就獄報勸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往來調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置浩於必死其為忍酷不已甚乎然議者以為造意為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文移如何旨揮本路如何奉承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造意為虐者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

### 罷編類局

右僕射韓忠彥言先

要廿五

十七

帝即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計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謗訕今陛下又求直言若復編類之則士必懷懼臣願陛下亟詔罷局於是詔取以入且面諭忠彥等曰已焚之矣

### 賜舉人第

賜李釜以

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 五月竄王贍

于房州姚雄奏稱青唐邈川始因王贍貪功生

事招誘羌酋收復窮遠之地費財勞師連歲不解幾陷兩路軍馬煩朝廷遣兵救應僅能全師而還樞密院勘會王贍前後傲慢專輒情實難恕兼累據臣寮奏王贍王厚自據青唐邈川其董種贍征珍寶及府庫錢物並不即時起置文曆心牟欽種等九人既已處置其逐家財產亦不見下落以此顯見二人各有侵盜迹狀分明緣事干人眾更不欲置獄推究但貶贍及厚仍告諭將士咸使知之遂有是命○越

### 太原

### 府地震○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初孟氏之廢也

明年三月流贍昌化軍至鄧州縊死王厚擲州安置

哲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朝廷推行遺意適有布衣上書請復瑤華者遂命以官上因韓忠彥曲謝乃諭以復瑤華之事又諭宰執欲召入禁中却降麻免令張皇衆稱善遂詔瑤華廢后累經大霈其議復位號於是左正言陳瓘言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讎毀宣仁爲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爲罪人而設掖庭秘獄治世所無今若以爲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慢而不嚴於體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而外議籍籍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縱令遂非之人自護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爲不然乎不報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歡呼○初上命蔣之奇進入所受太后立元符皇后手詔太后謂輔臣曰此乃劉友端所書當時並不知其後輔臣復對曾布曰臣問章惇惇遽云是惇撰進衆

備要廿五

一八

皆駭之今若廢元符固有名然上則章先帝之短欠則主上以叔廢嫂未順臣等議皆以兩存爲便太后亦以爲然制詞略曰雖元符建號已正位於中宮然永泰上賓固無嫌於並后

### 置平準務

改市易務爲之

蔡

### 卞罷

出知江寧府臺諫官龔夬陳瓘任伯兩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爲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

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望重黜之瓘曰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又曰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伯兩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爲之一日宰執奏事上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何以使卞知之衆未對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令吳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

有除職與 郡之命 **築寧川堡**

時熙河方修湟州腰哥一帶堡寨

若併弃之則必為夏賊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自紹聖進築邊城深入瞰賊巢穴如會州正扼其右廂兵馬道路及天都淺井之類亦使賊不得點集而制其死命今新疆正宜固守若破壞一處則邊計可憂上然之既而騰哥成賜以今名自 **增太廟為九室** 初翰林學士曾

後進築不尺錄 鞏等議 祧宣祖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有天下者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順祖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尺則遷故神宗即位則遷順祖哲宗即位則遷翼祖今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 **追復文彥博司馬光**

**等官** 凡三十三人右僕射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

備升五

十九

祐人存者蒙惠已厚惟是游魂枯骸尚未被澤乞賜叙復乃詔元臣故老尚絳貶中愍澤之頌豈容獨後不有追復孰慰幽寃故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岩叟范祖禹趙彥若錢鏐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勗盛陶趙高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並追復內彥博維悉復官職光公著大防等 **罷權廣西茶** ○六月

**詔以坊場錢輸內藏**

歲以百萬緡為額

**貶邢恕**

均州居住

左正言陳瓘言新知荆南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等幾至滅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於是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等誥命上曰但於貶恕告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責詞略曰忠佞辨則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爾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飛語上累宣仁矧爾於光公著二人實門下士一旦下石孰謂虛言先是曾布嘗奏云紹聖中以光謀廢

立天下皆以為寬至於變亂神宗法度豈得為無罪臣嘗謂  
然之言頗公上因言大臣中及論事者各有所偏布又言元  
祐人憤熙豐之人一切擯去已矣之偏紹聖人病元祐之人  
故鼠斥廢黜其偏益甚矣今陛下方欲調一兩黨但當區別  
邪正使之各得其所若但知復元祐黜紹聖則不免又偏矣  
如是則海元祐紹聖何以異然臣累聞聖訓謂有甚熙豐元  
祐紹聖但是者則用不是者不用更不  
分彼此若人臣能體此意無不當者

秋七月朔太

后還政○召范純仁

純仁初有分司之命太后遣

諭慰勞甚渥行次鄂州又復故官宮觀於是召令赴  
闕蓋將以為相也然純仁時已病矣未幾聽歸潁昌

熒惑

犯房心

左正言陳瓘言咸平元年二月書出營室北真  
宗謂宰臣曰其祥安在呂端等曰變在齊魯之

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  
為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

要十五

十

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正  
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  
堪張猛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  
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  
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  
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  
於傾覆觀者瞻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  
右而迂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  
人探旁觀瞻落之語廣誦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  
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  
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  
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凌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復  
之○右正言鄒浩言神宗嘗謂輔臣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  
又曰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蓋人事在下氣積於一積眾人之  
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臟有病而氣色見於面矣

八月作

# 景靈西宮

初景靈宮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謂宮東迫

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摠其役右正言陳瓘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而鳥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鸞司皆遷於它處則彼亦有居民不知遣幾家而後可就三也神考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于一宮今乃析為兩處則鑿與酌獻分詣禮繁四也夫孝貴寧神自奉安於顯慶殿既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瓘章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

## 出內庫金帛助邊

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緡助陝西糴軍儲自後不復盡錄

## 葬哲宗于永泰陵○九月幸龍德宮觀芝之

要三十五

十一

初賜蠶親宅潛邸名曰龍德宮至是臨幸中丞豐稷言未入宗廟不當先有臨幸上指御袍曰服色如此可入廟即左正言陳瓘言伏聞車駕將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况自祖宗以來乘輿初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乘輿之出固有名矣因幸潛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嫌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則流傳寢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亦以為言並不報

**章惇**  
先是哲宗靈駕發引至鞏縣遇雨山陵使章惇先就幕罷次大昇輿陷于淖中臣僚不復隨從自旦至夜二膳不時進竟露宿野次時元祐皇后從行惇請先住宿頓后不從亦暴露雨中竟夕侍御史陳次升言惇自登揆路任私害物奉使山陵措置乖謬左正言陳瓘言惇獨相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于泰陵於是惇乞罷政上謂宰執曰

章博求去乞越州當與之朕不以定策貶博只緣奉哲  
廟靈駕不職累有彈章朕不敢已遂命以特進知越州

**仁宗神宗廟永不祧**○**貶蔡卞**太平州居住初  
中丞豐稷入對

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詔公為中司  
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至是與殿中侍御史  
陳師錫共言京奸惡稷曰京身為禁從外結右族交締東朝  
伏望獨斷出之於外師錫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矣祖  
宗基業自此壞矣師錫又言資政殿李士知江寧府蔡卞與  
京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乞正典刑又言向宗良宗  
回亦陰為京游揚進列要路是皆國之深患臣非自愛而憂  
之蓋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天下賢人君子憂若黜京等於  
外則間言不入於慈闈聖慮可志於憂患實宗社之福也稷  
與師錫登對上曰事礙東朝卿當熟慮稷云臣請自奏東朝  
遂云自古母后臨朝未有手書還政如聖母之盛德可為萬  
世法今外則惟聞向宗良宗回籍勢妄作內則惟聞張琳裴

情要十五

十一

彥臣等兇焰熾然而蔡京交通其間臣愚欲乞戒外家逐琳  
等而黜京于外師錫亦奏疏東朝委曲陳論皆不報未幾而  
有是命殿中侍御史龔史言臣伏聞蔡卞落職太平州居住  
天下之士共仰聖斷然臣竊見京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  
惡民謠有云二蔡一博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曰  
大博小博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夫民至愚而神其  
不可欺如此又言京在元祐初朝廷推行差役事開封府率  
先差擾數日而辦及紹聖講復免役復與討論又昨者卞在  
朝廷與京表裏相濟而今自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蓋其為  
人反覆趨利頗為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自頃議者敢  
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所共  
**陳瓘罷**瓘除右司諫上  
言云皇太后不  
知也伏願博加採訪以辨忠邪  
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  
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  
倚國恩憑藉慈蔭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  
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



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閔通  
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上批陳瓘累言太后尚  
與國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  
爲郡上不可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  
閣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  
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  
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  
言唱西宮之事妄託先訓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  
廷遂信其語欲遷神考于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  
一京地乎京在紹聖親入文字請滅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  
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於天下而京復  
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誣誅之意而  
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爲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  
圖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爲  
二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宗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  
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不免委曲遷就

備要十五

十三

京地况其他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於陛下京在朝廷  
則莫不以言爲戒矣前日阻隄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  
朝廷則莫不以進爲懼矣以言爲戒則依舊籍默以進爲懼  
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漸  
行人之向背漸一爲京之羽翼者漸多爲陛下之耳目者漸  
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弛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  
漸可卜矣又言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尚書而張九齡以  
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变色  
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書  
生不達大躰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宰相仙客而九齡自此  
寢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焰過於  
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摧群謂唐之  
治亂在林甫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又  
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  
今旣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崔  
群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早辨也。○翌日復有旨除穽知無為軍穽即露章辭免云蔡京開通交結其勢益罕廣布心腹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上嘗諭宰執曰穽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穽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略云臣近曾論貶逐諫官陳穽乞太后特下手詔留穽舊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為穽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穽以踈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太后有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闈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纖毫可指議則於清躬不能無累故穽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以開寤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于家國之事各有攸主

備要廿年

廿年

詩書所戒非不丁寧秦漢以來得失可鑒伏望留神省覽。○先是曾布嘗媚啓東朝今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必須闕白凡章疏亦須呈單子來取看稍不如意煎迫極甚已而陳穽論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穽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群臣皆莫敢言肇既先上書與王誥俱入對初留身而上遽及之且曰卿文字但救陳穽無補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補耳又曰聞樞密又待着文字肇初不曉誥曰得非曾布欲有所陳上曰然又謂肇曰東朝往往已有人覘伺於此矣曾布遂上疏太后開陳甚至未幾布入對欲詢前所言未及啓口上遽曰前日文字極好太后亦不怒但曰巧飾語言只來說我不是文字且留待併肇文字總收却布因問近更與事否上曰如故又

冬十月

蔡京罷

知永興軍長安關帥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為當遣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太后

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日昨只是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瓘有害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昨逐馮說亦只爲京布曰聞王誥嘗向人說既去却馮說奈元長何今聞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朝且令補外亦可也

### 竄章

### 博

博既罷相知越州陳瓘論其責輕於是中書省檢會權士民暗昧言語加以刀指釘手足剥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略曰先皇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見側坦及爾輔政日肆誕謾凡陳開道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抑仇怨妄肆中傷或稱圖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孤豚亦斥縉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

悉爲囚徒死者不得歸葬援引姦黨布滿要路造作語言相唱和有司觀望慘刻成風截無辜道路以目乖氣致異上天降凶水旱連年民靡寧止國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中書舍人徐實爲之

備要廿五

廿五

以韓忠彥曾布爲左

### 右僕射○豐稷爲工部尚書

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

屬論之遂遷稷尚書以王覲爲中丞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然府倭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倭人爲誰

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 詔增損役法

先是鄒浩言臣近自廣東赴闕必路見官

吏多稱役法尚有不便望隨宜修之王古亦言神宗創役法有未便者皆許陳述未嘗禁人議論而比年凡及役事必力以詆變亂以故人莫敢言今乞下諸路具合增損事以聞庶全良法從之

### 下紹述詔

詔略曰朕

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刑以遺我後人而間者任事之臣用心或過朕所不取朕於爲政用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損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康功以成紹述之美自

### 罷平準

今有曲學偏見妄意改作規害國事當與衆棄之

**務**

尚書省言平準務見置官吏等糜費甚多兼差官出外

詔罷平準務

及官賣石灰 十一月貶蔡京蔡卞

御史陳次升等再言知江寧府

蔡京姦惡詔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蔡卞降為太中大夫依舊太平州居住輔臣謂卞責太輕後十日再降官池州

居以王覲為翰林學士

覲以上方銳意圖治任事者不知以達孝之義開說

因疏言堯舜禹相授一道考之方冊則四凶在朝堯未能去而舜去之元凱在下堯未能舉而舜舉之有苗非率舜命禹

徂征禹用益贊班師振旅事不必盡同也武王周公所謂達孝而繼志述事者也文王作豐邑武王不居豐而作鎬邑文

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周公相成王則關市有征澤梁有禁不害其為達孝與善繼善述也神宗作法於前子

孫守之於後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益者損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法度之意也張庭堅亦言竊聞士大夫

多以繼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

售謂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則引用私黨蔽滿賢俊假名繼

述而實以肆其姦焉 輕狂盜刑名 詔在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

理輕者復春秋博士。陝西兼行銅鐵錢 增一倍贓滿不曾傷人而情

並奏裁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十五



